

後漢書



馬援列傳第十四

後漢書二十四

天啓壬戌十月重修

馬援傳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稜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

服君子孫因為氏

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馬服君

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

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權里曾祖父

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

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

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

故援再世不顯

祖及父不得為

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

余員

東觀記曰况字長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

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

石

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員增山連率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二十四

一

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

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

乃辭

況欲就邊郡田牧

東觀記曰援以況出為河南太守犬兩况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况

欲就邊郡畜牧也

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

所好會况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

入廬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

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

囚

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

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

續漢書曰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天天水父仲又

嘗為牧神令是時員為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

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

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

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

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

及同縣原涉為掾

涉字巨先見前書

薦之於莽莽以涉為鎮戎

大尹

王莽改天水為鎮戎改太守為大尹

援為新成大尹

莽改漢中為新成

及莽

敗援兄負時為增山連率

莽改上郡為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

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

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

位負先詣洛陽帝遣負復郡卒於官援因畱西州隗囂

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

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

說文曰閭闔也杜預注左

傳開閭門也

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

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

東觀記曰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各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襟關之東西謂之禪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

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敬也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

樂番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哺食也史記周公誠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與圖成敗反脩

飾邊幅言若布帛脩整其邊幅也如偶人形禮記曰謂為備者不仁鄭玄云備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也備音勇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稽音稽也因辭歸

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林志識編狹如坎井之蛙見莊子而妄自尊大

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蹕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

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

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

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

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

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帝復笑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故云簡易也帝復笑

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

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

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

崇禎元年

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流猶傳也援說蹕曰前到朝
 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
 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
 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蹕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
 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
 喜飲酒蹕意不懌曰如卿言及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
 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
 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
 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蹕用王元計意更狐疑
狐性多疑 救曰狐疑援數以書記音譬於蹕蹕怨援背已得書

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

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鄒陽書曰蟠木

成萬乘之器者 左右為之容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

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輕音涉利反與

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歿陳誠

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

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

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諂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

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盍憎主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

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

甲馬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

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

下及羗豪為陳禍福以離囂友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

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與南天水與縣也

寂無音驛援問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

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

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

說游翁王兀字也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

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

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

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

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

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

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二木者謂桎梏及梳也司馬遷曰衣赭關

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

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

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更共

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

順治十五年刊

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

王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為朔寧

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

哉游浮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

人大人謂共說李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

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

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李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

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

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义手從族乎萎腰要弱也萎

乃罪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且來君

叙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當獨為西州言援商

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

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蹕至漆漆縣屬諸將多

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允行貌也義

未定也允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質之廣

音以林反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

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

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

進軍至第一囂眾大潰九年拜援為太中大夫副來歙

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

屬縣多為虜有來欵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迺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疊隘浩疊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疊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鈔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

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塗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

遠多寇讎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

固其田土肥壤無愧曰壤權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

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則為害不休不可

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東觀記曰梁統也令悉還金城

客民金城客人在武威者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

長吏繕城廓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一白小城字或作塢音一古及開導水

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

來相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

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

狼羗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

氏道縣氏道縣屬隴西郡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

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師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

人悉降於是隴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

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日外事

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邊成丞

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

太守事耳旅距不從之貌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

姓奔入城廓狄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請閉城發兵

張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燒虜即曉狄

道長歸守寺舍曉諭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狀下伏良甚也後

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人為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

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

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

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

被進見為人明須髮眉自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鬚膚眉目容貌

如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

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

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

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

卷縣名屬河南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妖言稱

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

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

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院音下板反又下管反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太

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

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阯女子徵

側及女弟徵貳反

徵側者雋冷縣雒將之女也嫁為朱

以法繩之側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

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

軍

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

人入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

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

正郡國印

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扶樂縣名屬九真郡督樓船將軍

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

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刊除也

十八年春軍至浪

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

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

首洛陽

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雋冷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允中二年乃得之

封援為新

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

醢酒瀝也詩曰醢酒

有蕪毛萇注云以筐日醢醢音所宜反

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

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

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御款段馬也言形
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
段遲也
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

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

毒氣重蒸劉敞曰案文重當作重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鳶鳴也

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

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

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嶠音渠潮反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

萬二千西于縣屬交阯郡故城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在令交州龍編縣東也

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屬交阯郡援所過輒為

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

者十餘事駁乖舛也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

奉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

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

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式法也

氏廣州記曰狸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射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

行地莫如馬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馬者甲兵之本國

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天啓二年刊

天啓二年刊

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

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

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驎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近世有西河子輿

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

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

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

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

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也鑄作銅馬

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

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脣著丁氏身中備

此數家骨相以為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

中欲紅而有米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骨欲緩而牙欲前

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如鋒則千里口欲滿而

澤腹欲充膝欲小季肋欲長將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

膝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

方帶欲厚三寸堅如石韉音居奇反馬島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

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

勞之平陵人孟翼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

子有善言反同眾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

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羣則與前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十四

十一

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
 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
 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勳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
 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
 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
 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
 擊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
 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
 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
 梁松來候之獨拜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

孫帝帝名婿尚舞陰公主爾雅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

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友也雖

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致

致知敬父也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

武陵五溪蠻夷鄺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雒溪楠

五溪蠻皆槃瓠之干孫也土俗雄深入軍沒援因復請

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

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

哉是翁也矍鑠貌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

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興

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潛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

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

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謂權要子弟等

明年春軍至臨鄉東觀記曰二月遇賊

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

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傳音字有兩道可入從

壺頭則攻沂而水嶮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

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弃曰費糧不如

進壺頭搃其喉咽也搃拊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

二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

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

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

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

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

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

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言似商胡所

留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

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

萬曆十年刊

後漢書卷四十四

松宿懷不平以援其往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

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並余之而通輕俠客援

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

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

正法謂譏刺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禕申父母

之戒說文曰衿交衽也禕詩云親結其禕毛萇注云禕婦

即今之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風夜無違宮事也欲使汝

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

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輕重父喪致客數郡畢

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為謹勅

之上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效季良不得陷

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

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

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

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群惑眾

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

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

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

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今名固城也

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州今未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

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溼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

服輕身益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

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

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

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以章言其狀

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

地橐葬而已裁僅也與纔同橐草也賓客故人莫敢

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

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

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

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眾故高祖赦蒯通而

以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徵通至釋不誅田橫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

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臣不計誠為國之所

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使

還報邯畏趙高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燕燕

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

傷類也末規猶下計也詩云巧言如黃類善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

天啓三年刊 後漢列傳十四 十五

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
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
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躡
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
下隴翼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
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
涌泉執如轉規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遂救倒懸之
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翼略平而獨守
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
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

悔吝之心

吝猶恨也

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

九真皆屬交州

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

雖疫援不獨存去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
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

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

冒害氣僵死軍事

僵仆也

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

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

韓子

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逮於市謗臣者過熟三人頭主燕察之

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

列生者莫為之訟 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

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

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 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巷伯篇也與畀昊天也投與昊天制其

也 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

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曰夏滅項執

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成為桓公諱也以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聖王之祀

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

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

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為梁王樂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

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

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勃

衣方領能矩步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頸下施於領王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者回

旋皆中規矩 辭言嫺雅嫺音閑嫺雅猶沈靜也 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

知其意乃白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

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受也 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

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音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其食其全俸 及援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卷四

十一

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

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

中以伏波將軍爵上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

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子石磐王孫勿令遠詣闕謝

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為人

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

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

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豪俠者

也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

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

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援行軍之司馬也建武之

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

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主若多通賓客則

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等

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張敖為趙王其相貫

高高祖不禮趙王高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婿坐謀反誅宣帝祠昭帝廟章乃玄服夜

入廟待帝至欲為逆發覺伏誅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

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

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

將於雲臺

雲臺是南宮也

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

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

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

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

客卿幼而歧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

罪亡命者來過容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

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張儀虞卿並為客卿故取各焉

事見史記援卒後客卿天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游二帝及定節立謀以于時主

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

伊尹負鼎以于湯光武與竇融書曰千載

之遇也然其戒人之禍智矣

謂誠實固因梁松王綰等皆如所言也

而不能

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

居功名之地讒構易興而能免之者

少矣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

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

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

通乎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為郎

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武谿無功平于師

廖不得嗣爵

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

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熹為衛尉肅宗甚尊

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

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

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

為首服統素為素服輕綃為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帝

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也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

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

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畢子曰楚靈王好細

腰而國多餓人也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

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

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

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

自聖性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

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

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

斷綺縠女樂嫁娶葬埋過制唯青綠人所常服不禁崇

章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綉乘與席綠綈銷而已成帝以

趨飛燕哀帝以董賢為儉並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

一竟竟猶終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薰猶蒸也言芳神明

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

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

乃采詩夜誦夜誦其辭或祖祖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

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執聲名盡心納忠不

兩廂侯謝修

後漢列傳十四

三

屑毀譽

王逸主楚詞云屑顛也

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

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

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為步兵校尉太

后崩後馬氏失執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

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

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

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

後詔還廖

宗師未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賙賻使者

弔祭王主會喪謚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

于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初字江平永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

郎肅宗即

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

塞羌皆反

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滇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

拜防行車騎

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

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翼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

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

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

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侯見之馳還言漢兵盛

不可當明日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

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

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

酈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

南去龍桑城二百里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

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

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

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二道俱擊

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

之反為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兩縣名故城在今

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布橋

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

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

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

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

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

光祿勳光為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

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子鉅為常從小侯得常從也

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為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

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

中山王田廬中山王為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

其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

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

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奔湊

後漢書卷四十一

二五二

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門下刺
 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
 多牧馬畜賦歛並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勅所以禁遏甚
 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恣謗事有
 司奏防兄弟奢侈諭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
 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
 傷之其令許侯思德田廬有司勿復請留之於京守田廬而思德過也
 以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風也秦東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光為
 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
 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太僕康為侍中及竇憲

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

誅曰又名王儲初竇氏有事王當亡私從光乞不與

以故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

家屬歸本部本部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

陽防為羣盜使租歲限二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

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雋嗣後

為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

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東觀記曰余

依姓晉父九江達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

郡居市即建武三年徐外孫右扶風曹真為攝安侯相

嘉靖八年六月

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栢安乃
將兄第西嚴年十三至維陽留寄即朱仲孫舍大奴步
護視而好擊劍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建都
之也故門生守門生無故者後乃白援從平原揚太伯講學
當是叔子其叔門生也

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因覽百家

群言遂交結英賢吉師大人咸器異之仕郡督郵援常

與計議委以家事第敦字濡卿亦知石援卒後嚴乃與

敦俱歸安陵居鉅下夫錄注曰鉅三輔稱其義行號曰

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

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至十皇后勅使移居

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園

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

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

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

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勅嚴過武

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帝親

御阿閣阿曲也觀其士衆時人榮之肅宗即位徵拜侍御

史中丞除子鱣為郎鱣音時令勸學省中勸勉也前書

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寔眠殿是也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曰臣聞

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

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

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已同則舉為

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

刺史朱輔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

輒有物故考按也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

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前書

武帝元符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

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

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為丞相

椽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其圖不按吏自吉始也見前書

養以崇虛名罔養猶依違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

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

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左傳鄭子產誠子太叔為政之詞也如此綏御有體灾

青消矣書奏帝納其言而免輔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

中郎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寃結多見納用

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留太守嚴

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

置伊吾虛屯煩費無益又竇勲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

師是時勲女爲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
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
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
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勅問使
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
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
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爲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
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
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
謂固仇歆
轉融留續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

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群籍善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

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順帝時爲

護羌較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稜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

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毅張掖屬國都尉建初中仕郡

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稜行義徵拜謁者章和

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

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東魏記曰稜在廣陵蝗虫入江海化永元二年轉漢陽

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稜多奉軍費侵

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稜為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比日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賈賈曰伏波好功爰台口莫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與廖乏三趣防遂驕陵左氏傳曰宋正考則三命滋益恭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附係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馬援列傳第十四終

後漢書二十四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後漢書二十五

卓茂傳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

於長安事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為博士號魯詩宗

習詩禮及

歷筭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

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為人性蕩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

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初辟丞相府史事光孔光稱

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

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

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

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
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

密今洛州密縣也

勞心諄諄視人

如子

諄諄忠謹之貌也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

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

部謂所部也

茂辟左

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
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
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
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受
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
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

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
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
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
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
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
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
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
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

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

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

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

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灾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

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部有督郵掾以察諸縣也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

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王莽攝政置大

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今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遷茂為京都丞密人

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當為門下掾

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續漢志曰侍中無員

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

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

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

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王子此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

武王入殿命閭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今以茂為太

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東觀記續漢書賜几杖車馬

衣一襲絮五百斤單稱謂之襲復以茂長子戎為太中大夫

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

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沅鄉侯官至大司農沅

在琅邪郡崇卒子琴嗣琴音丑金反琴卒子訢嗣訢卒

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

陳留蔡勳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

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新

縣也屬南陽郡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

繻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求
 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
 弟知王莽嘗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
 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襲勝子賜為上谷太守勝
 鮑宜事在前書勲事在玄孫邑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

怒也詩曰關如虓虎斯固控諛不暇給之日字書曰性

嬰城言以城自嬰繞斷小宰無它庸能斷斷猶時已

多給不暇給足也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斷斷猶時已

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間

立館何異哉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恥以招於是蘊

憤歸道之賓也蘊積也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眾矣夫

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怨率斯道也怨悔曷

其至乎

魯恭傳

弟丕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為楚所

威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閒自魯而徙祖

父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筭之法

權數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

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貲無所受公羊傳曰乃歸

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司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

魯詩高祖詩也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

稱學士爭歸之大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

糧皆辭不受也問遣恭憐不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

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

豐教授建初初不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聞

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

議與音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

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

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

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

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

留之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

問貫寬貸也音時夜反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

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王獄屬河南尹廉察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

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

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

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

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

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

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

府即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

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

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

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

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

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

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

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

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虚國無蓄積會新

遭大憂人懷恐懼章帝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

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

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

蹕警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

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

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

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

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

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

殺人父子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下邠人

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於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

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夫戎狄者四方之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傳十五

六

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

夷平也肆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無禮也若

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

不絕而已

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繩也

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

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

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

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乎天

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

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

吉已

比卦坤下坎上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

來附而吉也○劉敞曰誠來有我而吉已案文此我當為它注文甚明

夫以德勝人者昌

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臧於史侯河西

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

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

平

十六年竇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

為庶人也白山之難不絕如縋

白山即天山言彤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彤還下獄同縋

艱危故

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

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攻及都護陳睦縋

吏十二千餘人

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

以為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

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

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

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

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矣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劉放日案又恩當作思休罷士卒以順天

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

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

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

也和帝改千乘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比是時東州多盜賊群輩攻

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捐贖曰購其渠帥

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博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

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

議郎八月飲酎齊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

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

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字君

上苑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郎中賜駙馬從駕

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為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時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

列朝廷後坐事策免續漢書曰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殤帝即位以

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元

河東平陽人也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

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

敬若天時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憂念萬民為崇和

順治十七年刊

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言順月令以行

也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庶民者也舊制至立

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

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

後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因以盛憂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

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

河弘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

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速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辭所連

及卽追捕之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東觀記曰五月

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誥

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令誥四方乾為天

君之象也巽為風號令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

也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

也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行者尚止

之況於逮名考諒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宄

宄散也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

長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

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

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人

傷於疫大陵之氣為害也大陵星名春夫斷薄刑者謂

順治十七年刊

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氣候及星辰皆且皆夏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夏以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為正尚白周以建子為正尚赤周以夜半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日牲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

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喻陽氣易乾卦初九爻辭言十一月十二月陽

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照嘘萬物養其根芟芟草根也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

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甲順為道漸至

顯著猶自履霜而至堅冰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

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入之道助三正

之微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

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

九

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

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眾乎易十二月

君子以議獄緩死易中孚象詞也稽覽圖中孚十一月卦也可令疑罪使詳

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

以報囚如故事報囚謂奏請報決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

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

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

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

辟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

剛直為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

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

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

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候

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矩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

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

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

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不在高第除

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基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

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名也決罪日

論言奏而論決之前書曰司寇二歲刑也前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

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

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便時移任學官不止不聽學官謂學舍也王

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不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

大夫卒於嫡室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

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

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不言王以此憚之其後

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

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不在二郡

為人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薦王龔等皆備帷

帷近臣明年拜陳留太守祖事三暮後坐稟貧人不實

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時六百石無員

侍中賈逵薦不道執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

諸儒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不

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鞮衣一襲不因上疏曰臣以愚頑

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

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

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

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

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

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

戒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服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未悖叙九族

在知人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

篇以戒成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書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易賁卦曰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淫云陛下

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為也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芻蕘採薪者也大雅

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

三年遷為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

將軍鄧騭舉不再遷復為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五

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傳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句音世有禮義霸少喪親

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

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

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

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

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

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

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

為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為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傳

劉寬字文鏡弘農華陰人也

書承言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

星官風角筭歷皆究極師法

人為通儒未嘗與父崎順人爭執利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

帝時為司徒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

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

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

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長史大將軍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

東海下疆曾孫臻之相也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

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

以刑民宥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灾異或見引躬克責每

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

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為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見父老慰

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

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洛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

園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

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人靈帝頗好學藝

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為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良久也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飛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為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策黃巾

逆謀

先策謂預知也

以事上聞封逮鄉侯六百戶

逮音錄

中平二

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列侯

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

款款忠誠也

仁感昆蟲愛及胎卵

童兒不捕雉也

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終

後漢書一十五

崇禎三年刊

後漢書十五

十五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後漢書二十六

伏湛傳

伏湛字惠公瑯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

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

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

為高

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

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

武帝置繡衣御史王

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

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

王莽改河更內為後隊

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

崇禎三年刊

後漢書十六

一

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

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饑柰何獨飽乃其食麤糲糲麤米也九

五十糲率三斗一斛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

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眾其惑眾即

收斬之狗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

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

任內職幹主也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

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

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

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郡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時彭

及於

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

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大夷伐密須伐耆伐邾伐崇見史記必先詢之同姓然後

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

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

爾臨衝以伐崇庸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侯

倡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

降退脩政而復所以重人命侯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

伐之因壘而降

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

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

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

萬曆十年補刊

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
 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富已收
 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充豫
 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
 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
 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
 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
 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
 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
 異卿即獲索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富平原郡故城

今棣州厭次縣也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

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

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

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

時蒸祭高廟冬祭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

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

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

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

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太司徒陽都侯

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訖竟也玷缺也自行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

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吏人畏

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

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

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

湛容貌堂堂國之尤暉智略謀慮朝之淵數髮髮厲志

白首不衰岷蒼曰髮也髮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

光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古者選擇諸

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

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柱石之

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

臣宜居輔弼柱石尚書人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

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

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

弼責之出入禁閑缺拾遺臣詩急遽不足以知宰相之

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

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

國政允宜近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今一郡二

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今則可以湛代頗

一郡乃有二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

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

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

者送喪修塚二子隆翁翁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

東觀記曰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為順帝貴

尚高平公主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

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

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之書也執文

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

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

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

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

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

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

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關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作仕郡督郵建武

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

有齊地拜隆為大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

隆移檄告曰乃者得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與兵除亂

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

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

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

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

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

宗室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

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未奔

送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

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為古

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詣闕上書獻鰻魚郭璞注五

蒼云鰻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鰻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鰻魚音步角反

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

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

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即拜步為東

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允

豫未決允音以今反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

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

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陵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

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

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

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

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陛下與皇后太子未

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

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

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

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
作家以子援為郎中

侯霸傳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

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侍成帝時任霸為

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一百石霸矜嚴有威容家累

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

春秋為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鍾寧君受律也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

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

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

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執法刺姦王莽傳曰

右刺姦選能吏疾二霸等分糾案執位者無所疑憚後為

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平及王莽之敗霸保

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荆川刺

史費遂齋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

皆曰願乞侯君復留基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

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

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

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又少舊臣霸

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

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
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
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盡拜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為故事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
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
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
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大司徒
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

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

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

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

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

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後千

乘歐陽歆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

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王況玉音魏郡馮

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以德行化

人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

萬曆十年補刊後漢書卷六

長山永平中兼大僕是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傳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王莽改少府曰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桐邑侯桐音洵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宜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

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令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

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
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
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
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
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
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
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
可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
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為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
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

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遼將軍

為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大僕上病自乞拜

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

前在方外仍統軍實仍領也統領也軍實謂軍之所資也懷柔異類莫匪

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

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剋而終朝廷愍悼恒其愴然

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官王能興衰撥亂命

召公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祉福福慶其令將相大夫會葬

加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系羔羊之縈焉詩國風

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咸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

天啓二年刊後漢書卷六

蛇自得 子則字元矩為鄆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
風法真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
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
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臺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
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故惠公造次

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
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本也

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之失亦為得也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傳

郭賀附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
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
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
歸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
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
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
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王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
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

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重興再隆
天命卽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
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
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繩墨謂章程也斧斤廢而不舉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
輿出入宮省通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
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名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
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客放
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
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緝叶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

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

園梓棺賻贈甚厚東園署名主作棺也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

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爲

殿也極殿梁也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

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士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

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關

君其補之三公服袞畫爲龍龍首袞袞然故言旬月而

茂徵焉乃辟賀爲掾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

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爲尚書

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

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
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至南陽特見嗟歎
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三公服衮冕黼若斧形黻若
兩已相背冕以木爲之衣以
帛玄上纁下廣八寸長尺六寸旒謂冕
前後所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勅行部去襜帷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
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
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傳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
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

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

恐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
爲黎陽令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

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計弄
術也初爲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

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

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爲豪右焦康等所反反音
憐勤乃率

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爲腹心薦於光武初

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
橫上疏薦勤然始除

之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

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

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

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

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

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

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黃鉞一

下無處所鉞斧也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

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

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

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

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

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爲大司

恩免又爲陵轢同列帝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

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

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誠

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

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

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

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

祠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帝悼惜之使者

弟祠賜東園祕器賙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祠至張掖

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

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
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
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安平公主章帝女也勁薨子卯嗣卯
延光中為侍中薨子留嗣

趙熹傳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
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
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
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猶扣
頭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

位無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
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
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粟犢豈
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爾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

請舞陰而李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
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會王
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熹為五威偏將軍
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創有戰勞
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赤眉兵所圍迫急
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

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

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

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每道逢賊或欲逼略熹

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

縣西南臨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苦陷泥

墜之火喻窮困之極也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

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

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得熹書

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

東觀記曰勅熹從騎都尉備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單路熹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

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熹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

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

荆州牧奏熹才任埋劇詔以為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

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

相豪猾并兼為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

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

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

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

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

帝追感趙王乃賞出子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
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
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
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銖鋤姦惡後青州大蝗
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
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
遭赤眉出長安皆爲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爲
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
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
稱臣烏相鮮卑並來入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爲久長規

規謀也

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復音伏謂建武六年

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熹至此請徙之令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

盡也

封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

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

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
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
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

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

不實免

修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

其冬代竇融爲衛尉八年代虞延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十六

七

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
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憲內典宿衛外榦
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
禮事修舉肅宗卽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郎
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憲疾病帝親幸
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
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羗坐事下
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
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傳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

授

大夏侯名勝
宣帝時人也

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

豐令

司徒舉為茂才也
豐令徐州縣也

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

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

理狀

漢官儀曰范遷
字子盧沛人也

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隸校尉

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為大鴻臚十一年

代鮑昱為大司農

鮑陽姓也
音胡佳反

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

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

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

恭為司空

恭字叔齊伏湛
同產兄子也

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上

七

卽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憙爲太尉與憙參錄尚書事
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
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
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郎

韋彪傳

族子義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爲丞相祖
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
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
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
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

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
宗卽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
歸寬厚比上䟽乞骸骨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
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
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
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宣帝褒顯先勲紀其子孫
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
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爲鄼侯建初二年已封
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
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

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
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
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
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
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
薄蒼頡篇曰鍛惟也鍛鍊猶成熟也言深文之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吾
嘗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士
行也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鍊然後用之士
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曰閥績功曰閥然其要

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

之彪以世承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二帝光武
明帝也

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

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

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

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

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百官志曰
尚書主知

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
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

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

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

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齊夫捷急之對齊夫

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因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

圈齊夫從旁代對響應無窮文帝拜齊夫為上林令張

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會不能出口豈効此齊夫

喋喋利口捷急哉文帝曰善遂不拜齊夫為上林令

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周勃

木疆少文又曰安劉氏者必勃

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

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

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輩類

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

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

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

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大醫問病賜

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以

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

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十五曰艾不可復以加增恐

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

詣中藏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藏府令一人秩

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

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

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

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

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

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興

令有高名子與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兄豹字季明數

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

就爵位不躋躋升也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

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秀留音力救反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旅眾也尚

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瞽滯疾不堪

久待眩風疾也瞽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瞽音亡溝反選薦之私非所敢當

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

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

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甘陵陳二縣令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

北陳屬梁國今陳州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

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

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

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為義舉哀

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

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

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有司舉奏加罪帝

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敦猶通也靈

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氏既誅海內多怨欲借

寵時賢以為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白帝就家拜著東海

相東海王懿相也即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

既復冠冕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枝左枝

屬將又後妻驕恣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

者耻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兩邦謂湛為平原太守霸為淮平太尹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徐寇謂徐異

司徒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糟糠妻也熹政多迹彪明理

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衮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終 後漢書二十六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宣秉傳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

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

州郡連召常寢疾不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為

尹為阿衡莽欲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

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

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

成帝用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

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

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常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

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各

即賜

布帛帷帳什物

周禮幕人掌帷帟幄幙鄭玄曰在旁曰帷爾雅曰幬謂之帳軍法五人為伍二

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謂通生生之具為什物

四年拜大司徒司直

司直武帝元狩五年

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

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

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

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鬣為擔今江

淮人謂一石為一擔擔音丁濫反

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

○劉敞曰案文敏當作愍

除子彪為郎

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太守

張湛傳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

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奇之

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偽詐

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

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

而步

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

主

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

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

湛曰

禮下公門軾輅馬

輅大也君所居曰輅寢車馬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乘車必正立有所敬

則撫軾謂小僂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以廣牧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

崇禎三年刊

受業事二

二

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五年拜光祿勳光武
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
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
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
大夫居中東門侯舍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
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
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
石侯一人秩六百石侯舍蓋侯之所居故時人號曰
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太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
平冀州
清河人也坐所
舉人盜金下獄
溲小便也溲
音所流反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
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
年卒於家

王丹傳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
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
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墮嬾者耻不致丹皆兼
功自厲嬾與懶同
音力直反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
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没者則賻給親自將
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
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
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遵字孟公
杜陵人也其友人喪親
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

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

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覆

唯我二人為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會前將軍鄧

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

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特大司徒

疾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

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

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

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五十令寄

縑以祠焉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

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穎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

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

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張陳凶其終蕭朱

際其末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構隙耳後為漢將兵殺陳餘於泚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

二人為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

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

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

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

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傳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夏

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

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

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

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

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

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

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東觀記曰恢告曰

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

書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

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

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

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

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

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

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

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

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

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不期於體而

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疆仁與

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

人同過其仁則可知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傳二十七 五

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謚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積可謂忠乎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淄川

為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

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

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

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

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

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

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

德篇之言張湛不屑矜偽之誚斯不偽矣王丹難於交

杜林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

鄴成哀間為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

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

其家書竦即吉之子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

也博學文雅過於敵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

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比通儒也

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初為郡吏王莽敗盜

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滂孟冀等遂音七將細弱俱

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

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

天神乎

言知天道有神乎

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

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

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誠詩曰不愧于人

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躡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

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躡復欲令疆起遂稱篤

躡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

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躡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

草不食其粟也

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

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

使順所志林雖拘於躡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

故躡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

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

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

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

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

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

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

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

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

今送錢五萬接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

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

於古學

宏字敬仲在儒林傳

與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

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聞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傳十七

七

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
 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
 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
 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
 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
 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
 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
 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
 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甲易行禮簡易從
 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
 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近周人
 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宜如舊制以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逵

趙乘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

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

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
 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

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

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
 姦在外爲

姦在內
 爲軌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

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

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

之五刑不過三千

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

大漢初

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彫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

網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彫而為樸號為網漏海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

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索疵詆欺謂飾非成釁非其本罪果桃

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

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

敝彌深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避去焉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

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

選官屬以林為王傳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傳數被引命

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名必至餘人雖不見

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

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明年代丁恭為少府恭字

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之然山陽人在儒林傳二十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

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

除子喬為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晉大夫辛廖之言賢

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為丹水長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疆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

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

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

焉使鉏麀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麀退而言曰不忌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辭曰

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傳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

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

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

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既

入關封符乞人也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續漢志曰

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軻既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

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

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

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

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

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哀經盡哀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

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摧明明實摧痛也平氏縣名屬南陽郡建武二

年遂潛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

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

代而去詩乃嘆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

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今功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我君乃慙而退

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黃堂太守

之廳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

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

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於家

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為司徒遷字子

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

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

謂曰君有公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祿以為後世業

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

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

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

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之相楚上

下和合吏無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

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和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

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敗為固始丹出典州郡入為三

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

字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

吳良傳天啓二年刊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為郡議曹掾

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

東觀記曰三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

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

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絳望曰議曹情竅自無絳寧足為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鰓魚百枚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

肯謁時票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

相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

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

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耆耄志節不衰又治尚書學通

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

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

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取秉愚瞽犯冒嚴禁顯宗以

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

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

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

府令徐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留也詔書譴匡匡乃自

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

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

也 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為卽丘長卽丘縣名屬東海郡卽左氏傳之祝

丘也故城在今沂州監沂縣東南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司直仍舊中興因

之不改定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

徵時譽希猶瞻望也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傳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六夫水叔成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

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

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

徐子盛好之因棄其猪而勿田聽經猪主怪其不為諸生

還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工共禁止因留之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

師師不受官因棄之人問其故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

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

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

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

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

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

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官顯宗勅自整飾宮對

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

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瘦不如還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

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

肅宗哀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

萬續漢書曰宮子壘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傳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東

記曰兄仲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

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

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

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

常稱疾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

誦將詣門誦詐也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

州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

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

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賜以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

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帟錢布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

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議郎鄭均東脩安貧恭儉節整

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息又前安邑令

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

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稟餼則政之善也尚

書咎繇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

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

順治十六年刊 後漢專十七

養育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
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

家

趙典傳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

也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約儉也

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

受業者百有餘人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

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徵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為諸儒之表

拜議郎侍講禁中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

曰鴻池汎既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

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墨子曰堯舜

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飯上簋飲土劍樞梁之飯藜藿之美夏曰葛衣冬曰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

露臺召匠計之曰宜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

以臺為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人是愛

也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

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

侯以無勞受封群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

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于度左傳曰國無政不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

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曰天

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下博曰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

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
大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典據經正對無所
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
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
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且烏烏及哺報德況於士邪遂
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
其罪而公御百寮嘉典之美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
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不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
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實武王暢陳蕃等共誅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
言病使者弔祠實太后復遣使不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

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

琬為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事為前置

明年病罷復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

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

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郟侯郟音盤李

催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為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

年卒謚曰忠侯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

月置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

大飢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

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

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
省劫帝幸北塲外內隔絕傕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
於塲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為
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
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干鈞之讎人在塗
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
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
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
其頂凶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
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
也頂凶也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

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
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二年以辟司空
曹操子丕為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
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

出謂棄都奔官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髮白髮也

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終 後漢書三十七

桓馮列傳第十八上

後漢書二十八天啓壬戌十月重修

桓譚傳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父成帝時

為大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

編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

曲枝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

倡樂

倡俳優也

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

抵哀平間位不過郎傳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

傳皇

后哀帝后

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

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

皇后之過

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王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爲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歿者數焉上怒遂挾婦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玅反

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父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疾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脩已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作賓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

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卽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

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

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

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

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

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

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

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

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

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捷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

調者則解而更張失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

以才逐而黽錯以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

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小

疏之乃以誼為長沙太傅黽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為人

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請削

請佚之郡後大國反以誅錯為名遂畧斬錯世雖有

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

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

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

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

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

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

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

一身逃亾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

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

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

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卓市并子孫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

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寺也保役

可保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

言也觀記中家子為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普若臣僕坐而分利也是以眾人慕効不

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活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

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界告者界與也東觀記載

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活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煤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

得乎夫俗難卒變而入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界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已

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

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

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

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

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

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方猶法也書奏不省是時帝

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醜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

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

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

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

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

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

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伎謂方伎

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

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為讖記以誤人主也臣譚伏聞

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

術之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

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空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

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靈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靈

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靈同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

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介冑也由冑今聖朝興復相統為

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

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

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

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

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取廢之必曰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

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

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

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

所處揚行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帝謂譚曰吾欲

識决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問其故譚復

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

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

南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

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本造

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竊八扶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雜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

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

九篇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

發音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

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家鄉里以為榮

馮衍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路祖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

野王元帝時為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為閔

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衍幼有奇才年九歲

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

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

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

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

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

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

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

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

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鞏音卿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

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

父於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

有一於此將為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祭仲立突

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

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祭智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為知權

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

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詭於眾意寧國存身賢智

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之慮也詭遠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皆周易下繫辭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

殘眾無補於上身死之日負義於時負猶失也智者不為勇

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怠懈也言當急趨時張良以五世相

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

僅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得力士為鐵椎重

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勇冠乎賁音

名高乎泰山孟賁夏育並古之勇上也前書音義曰將

軍之先為漢信臣廉褒襄武人宣帝時新室之興英俊

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

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

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

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

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

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

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喪耻及先祖哉

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

與俗同舟不能從進入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

無形智者慮於未萌况其昭哲哲明也凡患生於所

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

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

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石以諭堅也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

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役猶賤也時不重至公勿再

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

須昌衍乃亡命河東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史以亡命更

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

司隸校尉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

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慤實

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金故

曰萬機之變也東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

萬曆十年補刊

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
時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
說不知何據有此垂遠是故君臣兩與功名兼立銘勒

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
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

矣始自東郡之師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於東
也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傳播等怨莽

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巴蜀沒於南夷莽篡位貶西南夷叅王
大尹程隆莽發巴蜀吏士擊緣邊破於北狄莽建國三

之出入三年死者十七八遠征萬里暴兵累年早露禍罕未解兵連不息連謂相

刑法彌深賦歛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
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亾夫婦離散廬落

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
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莽時江湖海澤糜沸青徐

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
德靈威龍興鳳舉率死葉之眾將散亂之兵呻血昆陽

九虎之軍劉攽曰案呻血是盟時呻血此當作喋與前書同也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

三虎乃保京師倉鄧羣莽末下江兵鄧羣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
等乃開武關迎更始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敗走無餘也

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
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
二天下自以去亾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
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
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
饑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 寃
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
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
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
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摹

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修身而已

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

昔周宣中興之主齊相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

吾吉甫

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并有周宣王臣夷吾管仲之字也

攘

其蝥賊

蝥賊食禾稼也蝥名諭姦盜侵漁也蝥音牟

安其疆宇况乎萬里之漢

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

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

之際復擾

邯鄲謂王印也真定謂劉坦也

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

城不休戰軍不息兵苦于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為

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疆胡

并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

東觀記作石陘關

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

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

豫具難以應卒卒音倉 忽反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

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

忘信東觀記曰無謂 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

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

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其土地之饒相觀其水

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

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

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

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

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 魏文侯將並著兵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眾士之

白黑白黑猶 賢愚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今夫功烈施

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伊尹 呂望永既

素重行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行為立漢將軍東

記曰時永得置 偏裨將五人也領狼孟長屯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 故城在今并州陽曲

縣東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

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

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 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

悉得邑母 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

為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 夫何叔武即拜邑為上黨太守因遣使

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行與邑素誓

列頸俱受重任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

晉文公重耳辟麗姬之難出奔狐偃勸趙武逢難而程

嬰明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

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

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

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

乃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唬即

不滅若無聲乃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

復索之杵臼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

臼并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二

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為卿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二

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眷危國天下螿動社稷顛

隕螿動喻眾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

剖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使夫上

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三關謂上黨

陘關也奈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凶假仇讎之刃

豈不哀哉張儀說秦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衍

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

之制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

易其辭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

後漢書卷八十二

十一

嬰可回而求福乎劍刃鉤之直謝息守郟脅以晉魯不

喪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郟邑晉人來理杞田季孫將以郟

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

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

於桃杜預注曰挈瓶汲器論小智也由是言之內無鉤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虛萊柞二山名

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而被畔

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

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各不

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

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閭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嬰及防茲

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地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為伯玉

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

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

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

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

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

守馬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

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人之趙趙王

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

豹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

萬秦又國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

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

終免樂高之難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

仲曰子速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樂謂子雅高謂子

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樂高作難晏子無罪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

身之惡孫林父衛大夫孫丈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

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公登亦登

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

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後容穆子曰

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

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以戚邑畔是

陷於終身之惡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

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言不過為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

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驚

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

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

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

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

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

邑之頭也間者上黨黠賊六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并

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

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鄧隴西北地

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明

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
 君臣六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
 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
 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卸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況
 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
 君長鮑末字也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謁反謂負也蓋仲由使門人
 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行集鮑末行將
 軍事安集并州擁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聞
 始敗故諸國呼也不入彘言曰未安上黨見圍不窺太
 也彘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未安上黨見圍不窺太
 谷即上所謂不窺言不來救也今并州大谷縣而有太谷是也

宗止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
 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

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婁子頑之

即戴公弔失國曰唁衛懿公為狄所滅戴公乃立廬于曹邑許穆夫人聞衛亡心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

主亾一歲莫知定所虛與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

能事歿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

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

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郡今

汾州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

子罾張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升及舒等謀使營尉李臣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 八七 十五

馮晏立故謂者祝曰為涅長涅縣名屬上舒家在上黨

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隆永不容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

士不微幸而出危今君長故王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

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

頸之盟與兵管畔攻取涅成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

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

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

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知伯分國既有三晉欲

大無已身歿地分頭為飲器君長街命出征擁帶徒士

上黨呢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

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

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

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

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

王已敗新王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

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嘯涉千鈞之發機不知

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

樂之行悲夫命也張如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

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請 自是與邑

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東觀記曰邑

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

藝能善屬文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為諫議大

夫病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不

冠幘但以一幅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

任用之立功謂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

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

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

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

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此並陳軫對秦

國策引之者言已為故主
守節亦冀新帝重之也
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

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
曲陽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

定州故城 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

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
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史

官不見 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

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

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

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

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
風俗通曰

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 護等懼之

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

戚貴顯深敬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

典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

龍驪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十思名是以意同情合

聲比相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愍勲論義周密

思慮深遠願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

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齋恨入冥思剖肝膽

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思更生之臣無

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

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尋

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館之日竟復何恨尋
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
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
問時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
駑行義汗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狼蒙明
天啓二年刊
後漢列傳十八上
十七

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椽史疑衍之罪衆煦飄山當爲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寢滌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補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卽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太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之

檀馮列傳第十八上終

後漢書二十八終

馮衍傳第十八下

後漢書二十八
天啓壬戌十月重修

馮衍傳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

之則疏譽之則親

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爲將絳灌等咸譖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

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

功

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爲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

以爲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也逮至晚世董仲

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

史記曰董仲舒爲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王弘希

特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
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
素聞仲舒亦善待之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

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
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刃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

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

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

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

私門之禍衍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

大逆參自殺親族歿者十七人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

敢回行求時之利同邪也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

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脩勅外遠嫌疑故敢與

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

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

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

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

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

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

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

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

碌如玉落落如石老子道德經之詞也言可貴可賤皆非

為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期

萬曆十一年補刊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誠子書曰聖人之道一

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

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

趣舍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常所趨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

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

間之事放蕩縱逸不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倣

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倣儻卓喟然長嘆自傷不遭久

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

水之家不利雞豚之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十乘不

之家不畜牛羊伐水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不得賜水故言伐水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

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恃雞委珪頌之臣不操

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勸而孤寡有所措

也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

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為身求者

不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

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灾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

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奉世為右將軍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

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別求也

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

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書音義地勢高敞四通

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

萬曆十年補刊

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

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西顧酈部周秦之丘宮觀之

墟酈部二水名周文王都酈武王都酈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周之地故總言周

亦墟也秦之丘立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衍墓在今新

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歔孝子入舊室而哀歎

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

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

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

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

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自燒常正西王母石室中能

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

目八紘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

乃有八紘也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

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

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

謂九州之野經營猶往來五山即五嶽也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

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開歲發

春兮百卉含英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為發生甲子之

朝兮汨吾西征君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汨行發軔

新豐兮裴回鎬京將行故發之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

陽而懷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

風氣有角有蛇尾文如豹文平陽悲時俗之險阨兮哀

好惡之無常楚時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棄衡石而意量

兮隨風波而飛揚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言

隨風波而飛揚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妒異獨耿

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意言時俗溺於權利也同已

不與之同所以見惡也沮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賢之高風忽道德

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沮敗也邈陵也耽亦樂遵大

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

於無形遵道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泛兮又曰孔

之為言空也窈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為主故無行動直

以離尤兮羨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

弗改離遭也尤過也羨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行

省察不慙於古人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

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傷已不逢堯舜也蕩散也往者不可

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

由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豫期所

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願縱橫遠逝而其路無由

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雍縣名屬右扶風故

時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奏并天下祠雍四時

漢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陽縣名

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

陟九嶷而臨峩薛今聽涇渭之波聲峩薛山一名峩峩在今三原縣北峩音才結反薛音五結反顧鴻門而歔歔

今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今信吾罪之所生傷

誠善之無辜今齋此恨而入冥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

早歿未有邪僻故云誠善辜罪也冥謂地也齋恨入冥言歿有餘恨也

嗟我思之不遠今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歿而不眠今恐餘殃之有再波沈

瀾而雨集今氣滂沱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今意沈抑

而內悲言已往者託於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歿

而目不瞑言怨恨之深也楚詞曰推九歿其猶未悔眠即瞑也今縱飭躬自勗又恐殃禍至再所以淚落意沈

氣憤心瞰太行之峩峩今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無

穢兮恨昭穆之不榮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衍之遠祖馮亭為韓上黨守以

上黨降趙趙封亭三萬戶號華陽君歿因葬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衍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

視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峩峩高大貌崢嶸深遠貌

歲忽忽而日邁今壽冉冉其

不與耻功業之無成今赴原野而窮處與猶待也功業無成情多憂憤

故赴原野而窮居昔伊尹之干湯今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

雷澤今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今抱忠貞而莫

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

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謐帝王記曰伊摯

豐下銳上色黑而短俚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

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至於王道信音申呂氏

春秋曰舜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今言臯陶未詳雷澤在今濮州雷澤縣東也韓盧抑而不縱今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

天啓三年刊 後漢傳十八下 六

遠覽今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大也淮南子曰絆騏驎而求千里術喻已有高才而不

申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卑衛賜

之阜貨今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今故收功於

此路卑賤也阜積也衍賤子貢貨殖慕顏回樂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功業隆大若苟

求富貴恐致黜辱循四時之代謝分五土之刑德相

林麓之所產今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今採軒

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今軼范蠡之絕迹周禮五土

二曰川瀆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地東

西為縉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穀梁傳曰林屬

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淮南子曰

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八尺而

至於泉其水白而其宜黍秫林二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十四尺至於泉其味

鹹稻與麥此嘗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斷木

為耜揉木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書曰

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

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

棄帝嚳之子為兒之時其遊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

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

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勾

踐苦身戮力竟滅吳報耻既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文

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

皮之陶為朱公終涉隴山以喻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

身不返是絕迹也荒八方荒遠之地

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踰猶遙也古字通八覽

河華之決漭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愠去

疾之遭惑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

言不遂愠怨也馮去疾為秦丞相胡亥元年

用趙高計始皇大臣咸見誅戮無遺脫者是遭惑也亭

及去疾皆衍之先故遠懷憤怨也泱音鳥明反漭音莽

萬曆十年補刊後漢傳十一

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沂

淮濟而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中洞庭湖名也

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屈原瞻燕齊

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

為墟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

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荊州

不祀言皆絕也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馳中夏而

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幅憶而紛

云紆軫猶盤曲也幅憶猶鬱結也惟天路之同軌兮或

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惟思也

天之路軌躅則同而帝王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

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暢貌論語孔子曰惟

天為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於禹禹承堯并日夜而幽

思兮終怵憚而洞疑高陽頹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

楚詞云心怵憚而懷感廣蒼云怵憚禍福未定也怵音

它乎反憚音它甘反本或作恠恠音丑加反際音丑

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

虛惕洞疑又曰高陽氏沉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其

有謀而疏通故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

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訊問也啓禹子也尚書曰

孔安國注云有邕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故啓征之於

甘野甘野在今鄆縣啓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

傾也易曰德積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

十餘年而不用刑南名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

故詠之也非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與為朋苗裔紛

舜南風之歌

萬曆二十六年刊

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

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

謂之晏稷名棄為堯后稷契為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孫周武王滅殷紂

而王天下 勃盛貌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

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

三后夏殷周也惜其不能始終純茂每至末季必窮其災禍湯

放桀於南巢武王滅紂於牧野周之季業幽王為西戎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猖披南巢地名廬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

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衛州 詔伊尹於亳郊兮享

呂望於鄆洲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

詔名也亳湯都

在京兆杜陵亭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鄆文王所都水中可居曰洲也

楊朱號乎衢路

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

淮南

子曰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未異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

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惡來也先王正道規摹有常

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美關雎之識微兮愍漸染之易性楊朱悲造作之弗思

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拮桓文之譎功

韓詩章

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

度今人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拮取也譎詐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

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

忿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

趙武於溴梁

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

子故皆黜曰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

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編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

編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

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
漢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爾雅曰梁莫大於
古覓反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

蔡兮禽荀息於虞號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

陳殺夏徵舒因滅陳為縣曰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弑

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

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報聘謂問之也

時惟存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困連言之也荀

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誅犁

鋤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愬知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

於夷儀犁鋤齊大夫介猶問也韓子曰仲尼為政於魯

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患之犁鋤曰去仲尼猶吹毛

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經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犁鋤

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公怠於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

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

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將來

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

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

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愬猶譖也知謂明
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名側按娛字呂忱音士春反勉
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娛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
書宋楚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為貶平
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
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
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
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之城伐宋此
言子反蓋行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
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
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
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
國語以其能輔王成業
故就夷儀而爵賞也 疾兵革之寢滋兮苦攻伐之萌

萬曆二十六年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八下

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

寢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

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坑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

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

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為從關西

為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為從親以畔秦會於洹水之上剗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說六國令事秦皆尚誣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或作聚亦通

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

峻遲言頽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伍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

陵遲言頽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伍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

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一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恩

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漫淫而弘大

誚責也跋扈猶彊梁也李斯上蔡人為秦丞相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滅先三之法則

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

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

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漫淫而弘大

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漫淫而弘大

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漫淫而弘大

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漫淫而弘大

崇高為美先君莊王為薨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人不
邊容宴臣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為此臺國人
疲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

之眇風褻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也公羊傳曰

朱公及楚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迨其未
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巨人於險

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
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

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
子也對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

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烏萌反

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

於營丘披拾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

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曰晫晫其將

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太兮迷不知路之

南北晫晫陰晦貌也詩曰晫晫其陰楚詞駟素虯而馳

騁兮乘翠雲而相伴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

四馬曰駟虯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駟王虯以乘騁兮

爾雅曰馬高八尺為龍司馬相如曰駟蒼虯兮六素虯

相伴猶逍遙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

周粟隱於首陽山揚雄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

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

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於梁山衍

退不仕與務光辭相伴事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

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

定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莊子曰伯成子

侯至禹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

留吾事耕而不顧款誠也其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躡意

躡也東觀記曰高宇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

甚堪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

由於負黍輒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許聞至言而

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對堪猶遲疑也詹定也俟待也

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遙天地之

間吾向以天下為我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

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

遂洗耳於潁水負黍亭名在洛用陽城縣西南許由慕

在其南秣謂食馬以粟字林曰許

水涯也懼音市林反或作堪字

覽天地之幽與兮統

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自此以下

故宇乃欲尋覽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遠也維綱猶

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火土

施之於人則為仁義禮智信也

躍青龍於滄海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

石而為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

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天有二十八

宿成龍虎龜

鳳之形在地為四靈東方為青龍西方為白虎南方為

朱雀北方為龜蛇養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

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

萬曆十年刊

後漢傳

三

之光勳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纂繼也前修

大也楚詞曰舉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昔

光勳謂衍之先人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已

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

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鬢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

四人冠章冠佩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哇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芬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靈芬也

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

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

云傷已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衆也六醴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

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

技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

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

徹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

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為

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捷六枳而為籬兮築蕙若而

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

為室播蘭芷於中廷兮列杜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說籬

芳卉木喻已立身行道依仁履義猶屈原扈江離與薛

芷細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

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為小芳而多刺可以為籬此云

六枳東觀記作六枳案周書百卜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

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人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

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

今構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耀兮紛郁郁而暢美華

芳羣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之培軻兮憐衆

美之憔悴攢聚也射于鳥翼也靡蕪似蛇牀而香其根

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

也羣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

巨野又曰郁郁菲菲衆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詞曰

然培軻而留滯玉逸曰培軻不遇也衍被擯斥泥淪猶

草木之酒鬱芬芳遇風霜而零游精神於大宅兮杭玄

落也夷音協韻異美音協韻媚

天啓二年刊

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今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也杭舉也

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

驚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也索

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

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

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

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

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與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謂傍其邊側也陂音兵義反史記曰陂山

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人反閒音閑夫莊周之約魚兮

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以至人之髣髴蓋隱

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

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

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為此龜者寧歿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使者

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

出謝使者遂與妻俱逃而為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髣髴似之也二子雖

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棲悟理入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超然高邁配松喬

之妙節也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傲儻而高引

今願觀其從容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傲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已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行

雖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令聞期於不朽聲芳縣諸日月故曰願觀其從容顯宗即位又多

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十八下 十五

忘不得畜媵妾也悍急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培

塙於時衍集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

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

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

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

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腫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

情不憚悉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

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

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

顧禍入門看牀繼嗣不有紡績織紉子無女工家貧無

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唯一

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

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敗糖之妾不

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豹

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訥訥籍籍不可聽聞暴

虐此婢不歎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

奉炊豹又觸胃泥塗心為愴然練穀放散冬衣不補端

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

後漢傳十八下 十五

狠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劍戟在

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

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

濫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

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

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

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

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

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然有大志不戚戚於

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

揭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

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槩猶屑也貧而

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曳猶修道

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十八下 十六

所著賦誅銘說問交德誥慎情

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

書記說

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

衍集見有二十八篇

蕭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

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

稱其孝

行與宣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

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

長好儒學以詩春

秋教麗山下

麗音力之反

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

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

篤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為河

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巳校尉城郭諸國

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

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畧然

也二子不其然乎

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太子擊曰

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

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侍也

馮衍之引挑妻

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

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

之於馮衍

自此以上皆華昏之詞

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

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

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說行之於已光武屈而不

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彌阻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

詭違也言二人

之道不相同俱以體兼上才榮徵下秩

馮衍傳第十八

後漢書二十八

